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恆言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

山藏異寶山含秀，沙有黃金沙放光。好事若藏人肺腑，言談語話不尋常。

這四句詩單說著自古至今，有那一等懷才抱德，韜光晦跡的文人秀才，就比那奇珍異寶，良金美玉，藏於泥土之中，一旦出世，遇良工巧匠，切磋琢磨，方始成器，故秀才二字不可亂稱。秀者江山之秀，才者天下之才。但凡人胸中有秀氣，腹內有才識，出言吐語，自不一般，所以謂之不尋常。話說的，兀的說這才學則甚！因在下今日，要說一樁「風送滕王閣」的故事。那故事出在大唐高宗朝間，有一秀士姓王名勃，字子安，祖貫晉州龍門人氏，幼有大才，通貫九經，詩書滿腹。時年一□三歲，常隨母舅遊於江湖。一日從金陵欲往九江，路經馬當山下，此乃九江第一險處。怎見得？有陸魯望《馬當山銘》為證：

山之險莫過於太行，水之險莫過於呂梁，合二險而為一，吾又聞乎馬當。

王勃舟至馬當，忽然風濤亂滾，碧波際天，雲陰罩野，水響翻空。那船將次傾覆，滿船的人盡皆恐懼，虔誠禱告江神，許願保護。惟有王勃端坐船上，毫無懼色，朗朗讀書。舟人怪異，問道：「滿船之人，死在須臾，今郎君全無懼色，卻是為何？」王勃笑道：「我命在天，豈在龍神！」舟人大驚道：「郎君勿出此言！」王勃道：「我當救此數人之命。」道罷，遂取紙筆，吟詩一首，擲於水中。須臾雲收霧散，風浪俱息。其詩曰：

唐聖非狂楚，江淵異汨羅。

平生仗忠節，今日任風波。

此時滿船人相賀道：「郎君奇才，能動江神，乃得獲安，不然，諸人皆不免水厄。」王勃道：「生死在天，有何可避！」

眾人深服其言。少頃，船皆泊岸，舟人視時，即馬當山也，舟人皆登岸。王勃上岸，獨自閑遊。正行之間，只見當道路邊，青松影裡，綠陰陰中，見一古廟。王勃向前看時，上面有朱紅漆牌金篆書字，寫著：敕賜中源水府行宮。王勃一見，就身邊取筆，吟詩一首於壁上。詩曰：

馬當山下泊孤舟，岸側蘆花簇翠流。

忽睹朱門斜半掩，層層瑞氣鎖清幽。

詩罷，走入廟中，四下看視，真個好座廟宇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碧瓦連雲起，朱門映日開。

一團金作棟，千片玉為街。

帝子親書額，名人手篆碑。

庇民兼護國，風雨應時來。

王勃行至神前，焚香祝告已畢，又賞玩江景多時。正欲歸舟，忽於江水之際，見一老叟坐於塊石之上，碧眼長眉，鬚鬢皤然，顏如瑩玉，神清氣爽，貌若神仙。王勃見面異之，乃整衣向前，與老人作揖。老叟道：「子非王勃乎？」王勃大驚道：「某與老叟素不相識，亦非親舊，何以知勃姓名？」老叟道：「我知之久矣！」王勃知老叟不是凡人，隨拱手立於塊石之側。老叟命勃同坐，王勃不敢，再三相讓方坐。老叟道：「吾早來聞爾於船內作詩，義理可觀。子有如此清才，何不進取，身達青霄之上；而困於家食，受此旅況之淒涼乎？」王勃答道：「家寒窘迫，缺乏盤費，不能特達，以此流落窮途，有失青雲之望。」

老叟道：「來日重陽佳節，洪都閩府君欲作《滕王閣記》。子有絕世之才，何不竟往獻賦，可獲資財數千，且能垂名後世。」王勃道：「此到洪都，有幾多路程？」老叟道：「水路共七百餘里。」王勃道：「今已晚矣！止有一夕，焉能得達？」老叟道：「子但登舟，我當助清風一帆，使子明日早達洪都。」王勃再拜道：「敢問老丈，仙耶神耶？」老叟道：「吾即中源水君，適來山上之廟，便是我的香火。」王勃大驚，又拜道：「勃乃三尺童稚，一介寒儒，肉眼凡夫，冒瀆尊神，請勿見罪！」老叟道：「是何言也！但到洪都，若得潤筆之金，可以分惠。」王勃道：「果有所贈，豈敢自私？」老叟笑道：「吾戲言耳！」須臾有一舟至，老叟令王勃乘之。勃乃再拜，辭別老叟上船。方才解纜張帆，但見祥風縹緲，瑞氣盤旋，紅光罩岸，紫霧籠堤。王勃駭然回視江岸，老叟不知所在，已失故地矣。只見：風聲颯颯，浪勢淙淙。帆開若翅展，舟去似星飛。回頭已失千山，眨眼如趨百里。晨雞未唱，須臾忽過鄱陽；漏鼓猶傳，彷彿已臨江右。這叫做：

運去雷轟薦福碑，時來風送滕王閣。

頃刻天明，船頭一望，果然已到洪都。王勃心下且驚且喜，吩咐舟人：「只於此相等。」攬衣登岸，徐步入城。看那洪都果然好景。有詩為證：

洪都風景最繁華，彷彿參差□萬家。

水綠山藍花似錦，連城帶閣鎖煙霞。

是日正是九月九日，王勃直詣帥府，正見本府閩都督果然開宴，遍請江左名儒，士夫秀士，俱會堂上。太守開筵命坐，酒果排列，佳肴滿席，請各處來到名儒，分尊卑而坐。當日所坐之人，與閩公對席者，乃新除澧州牧學士宇文鈞，其間亦有赴任官，亦有進士劉祥道、張禹錫等。其他文詞超絕，抱玉懷珠者百餘人，皆是當世名儒。王勃年幼，坐於座末。

少頃，閩公起身，對諸儒道：「帝子舊閣，乃洪都絕景。是以相屈諸公至此，欲求大才，作此《滕王閣記》，刻石為碑，以記後來，留萬世佳名，使不失其勝跡。願諸名士勿辭為幸！」

遂使左右朱衣吏人，捧筆硯紙至諸儒之前。諸人不敢輕受，一個讓一個，從上至下。卻好輪到王勃面前，王勃更不推辭，慨然受之。滿座之人，見勃年幼，卻又面生，心各不美，相視私語道：「此小子是何氏之子？敢無禮如是耶！」此時閩公見王勃受紙，心亦快快，遂起身更衣，至一小廳之內。閩公口中不言，自思道：「吾有婿乃長沙人也，姓吳名子章，此人有冠世之才。今日邀請諸儒作此記，若諸儒相讓，則使吾婿作此文以光顯門庭也。是何小子，輒敢欺在堂名儒，無分毫禮讓！」吩咐吏人，觀其所作，可來報知。

良久，一吏報道：「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。」閩公道：「此乃老生常談，誰人不會！」一吏又報道：「星分翼軫，地接衡廬。」閩公道：「此故事也。」又一吏報道：「襟三江而帶五湖，控蠻荆而引甌越。」閩公不語。又一吏報道：「物華天表，龍光射斗牛之墟；人傑地靈，徐孺下陳蕃之榻。」閩公道：「此子意欲與吾相見也。」又一吏報道：「雄州霧列，俊采星馳。臺隍枕夷夏之邦，賓主接東南之美。」閩公心中微動，想道：「此子之才，信亦可人！」數吏分馳報句，閩公暗暗稱奇。又一吏報道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閩公聽罷，不覺以手拍几道：「此子落筆若有神助，真天才也！」遂更衣復出至座前。賓主諸儒，盡皆失色。閩公視王勃道：「觀子之文，乃天下奇才也！」欲邀勃上座。王勃辭道：「待俚語成篇，然後請教。」須臾文成，呈上閩公。公視之大喜，遂令左右，從上至下，遍示諸儒。一個個面如土色，莫不驚伏，不敢擬議一字。其全篇刻在古文中，至今為人稱誦。閩公乃自攜王勃之手，坐於左席道：「帝子之閣，風流千古，有子之文，使吾等今日雅會，亦得聞於後世。從此洪都風月，江山無價，皆子之力作也。吾當厚報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有一人，離席而起，高聲道：「是何三尺童稚，將先儒遺文偽言自己新作，瞞昧左右？當以盜論，兀自揚揚得意耶！」王勃聞言大驚。太守閩公舉目視之，乃其婿吳子章也。子章道：「此乃舊文，吾收之久矣。」閩公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子章道：「恐諸儒不信，吾試念一遍。」當下子章遂對眾客之前，朗朗而誦，從頭至尾，無一字差錯。念畢，座間諸儒失色，閩公亦

疑，眾猶豫不決。王勃聽罷，顏色不變，徐徐說道：「觀公之記問，不讓楊修之學，子建之能，王平之閱市，張松之一覽。」吳子章道：「乃是先儒舊文，吾素所背誦耳。」王勃又道：「公言先儒舊文，別有詩乎？」子章道：「無詩。」道罷，王勃遂起身離席，對諸儒問道：「此文果新文舊文乎？後有詩八句，諸公莫有記之者否？」問之再三，人皆不答。王勃乃拂紙如飛，有如宿構。其詩曰：

滕王高閣臨江渚，珮玉鳴鑾罷歌舞。
畫棟朝飛南浦雲，珠簾暮卷西山雨。
閑雲潭影日悠悠，物換星移幾度秋。
閣中帝子今何在？檻外長江空自流。

詩罷呈上，太守閻公，並座間諸儒、其婿吳子章看畢。王勃道：「此新文舊文乎？」子章見之，大慚惶恐而退。眾賓齊起步向閻公道：「王子之作性，令婿之記性，皆天下罕有，真可謂雙璧矣！」閻公曰：「諸公之言誠然也！」於是吳子章與王勃互相欽敬，滿座歡然，飲宴至暮方散。眾賓去後，閻公獨留勃飲。

次日王勃告辭，閻公乃賜五百緡及黃白酒器，共值千金。

勃拜謝辭歸，閻公傳左右相送下船，舟人解纜而行。勃但聞水聲潺上，疾如風雨。詰旦，船復至馬當山下，維舟泊岸。王勃將閻公所贈金帛，攜至廟中，陳於中源水君之前，叩頭稱謝。起身，見壁上所題之詩，宛然如新。遂依前韻，復作詩一首：

好風一夜送輕舟，倏忽征帆達上流。
深感神功知夙契，來生願得伴清幽。

王勃題詩已畢，步出廟門，欲買牲牢酒禮以獻，看岸邊船已不見了，其舟人亦不知所在。正猶豫間，忽然祥雲瑞靄，籠罩廟堂，香風起處，見一老人，坐於石磯之上，即前日所見中源水君。勃向前再拜，謝道：「前日得蒙上聖，助一帆之風，到於洪都，使勃得獲厚利。勃當備牲牢酒禮至於廟下，拜謝尊神，以表吾心。」老人見說，俯首而笑：「子適來言供備牲牢者，何牢也？吾聞少牢者羊，太牢者牛。禮，諸侯無故不殺牛，大夫無故不殺羊。吾豈可以一帆風，而受子之厚獻乎！吾水府以好生為德，殺生以祀，吾亦不敢享也，更不必費子措置。適來觀子廟下留題，有伴我清幽之意，吾亦甚喜。

但子命數未終，凡限未絕，更俟數年，吾當圖相會耳。」王勃遂稽首拜謝道：「願從尊命！然勃之壽算前程，可得聞乎？」老叟道：「壽算者陰府主之，不敢輕泄天機，而招陰禍。吾言子之窮通，無害也。吾觀子之軀，神強而骨弱，氣清體羸，況子腦骨虧陷，目睛不全，子雖有子建之才，高士之後，終不能貴矣。況富貴乃神主之，人之一鍾一粟，皆由分定，何況卿相乎？昔孔子大聖，為帝王師範，尚不免陳蔡之厄，所謂秀而不實者也。子但力行善事，自有天曹注福，窮通壽夭，皆不足計矣！子切記之！」於是與勃作別。

叟行數步，復又走回，對王勃道：「吾有少意相托：子若過長蘆之祠，當買陰帛，與我焚之。」王勃道：「此何由也？」

老叟道：「吾昔負長蘆之神薄債未償，子可與吾償之。」王勃道：「非勃不捨，適來觀上聖殿上金錢堆積如山，何不以此還之？」老叟道：「汝不知殿上之錢，皆是貪利酷求之人，害物私心之輩，損人益己，克眾成家，偶一過此，妄求非福，神不危而心自危之，所以求獻於廟。此乃枉物，譬如吾之贓矣，焉敢用哉！」王勃再拜受教。老叟即化清風而去。

王勃駭然，仍攜金帛之類，離馬當出，趁船逕往長蘆，每思神所說「腦骨虧陷，目睛不全，終不能貴」，心懷怏怏不樂。

船至長蘆，正忘神叟所囑化財還債之言，忽然寒風大作，雪浪翻空，群鴉繞船，噪聲不絕。其鴉或歇桅檣，或落船頭，船不能進。滿船人莫不驚駭畏懼。王勃亦自駭然，乃問舟人：「此是何處？」舟人道：「此是長蘆地方。」王勃聽了，方想江神之言，遂焚香默禱江神，候風息上岸，買金錢答還。祝畢，香煙未絕，群鴉皆散，浪息風平，於是一船人莫不欣喜。次日舟人以船泊岸，王勃買金錢萬下船，復至夜來風起之處焚化，船乃前進。後來羅隱先生到此，曾作八句詩道：江神有意憐才子，倏忽威靈助去程。

一夕清風雷電疾，滿碑佳句雪冰清。

直教麗藻傳千古，不但雄名動兩京。

不是明靈祐祠客，洪都佳景絕無聲。

王勃親遠任海隅，策騎往省，至一驛舍，欲求暫歇。方詢問驛吏，忽聞驛堂上一人口呼：「王君，久不拜見，今日何由至此？」王勃聞言大驚，視之略有面善，似曾相識，忘其姓名。只見其人道：「王君何忘乎？昔日洪府相會，學士宇文鈞也。」勃大喜，乃整衣而揖。遂邀王勃同坐。敘話間，命驛史獻茶。茶罷，學士道：「某想昔日洪府之樂，安知今日有海道之憂，豈不悲哉！」王勃道：「學士因何至此？」學士道：「鈞累任教授，後越闕為右司諫官。唐天子欲征高麗，鈞直諫，觸犯龍顏，將鈞遷於海島。千里獨行，方悲寂寞，何期旅邸，得遇故人。某有《遷客詩》一首，為君誦之。」詩曰：

萬里為遷客，孤舟泛渺茫。

湖田多種藕，海島半收糧。

願遂歸秦計，勞收關障方。

每思緘口者，帝德在君旁。

王勃道：「有犯無隱，事君之禮。學士雖為遷客，直聲播於千古矣！」遂答詩一首。詩曰：

食祿只憂貧，何名是直臣！

能言真為國，獲罪豈慚人。

海驛程程遠，霜鬢日日新。

史官如下筆，應也淚沾巾。

當夜二人互相吟詠至半夜，同宿於驛舍。次日學士置酒管待王勃畢，至第三日學士邀勃同行，俄然天色下雨，復留海驛。二人談論，終日不倦。至第五日，方始天晴，二人同下海船，飲食宿臥，皆於一處。船開數日，至大洋深波之中，忽然狂風怒吼，怪浪波番，其舟在水，飄飄如一葉，似欲傾覆。舟人皆大恐。學士宇文鈞心大驚駭，嘆道：「遠謫海隅，不想又遭風波，此實命也！」王勃面不改容，因述昔年馬當山遇風始末，並敘中源水君兩次相遇之語，真個是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風波雖有，不足介意！談論方終，卻見波濤暫息，風浪不生，舟人皆喜。

滿船之人，忽聞水上仙樂飄然而至，五色祥雲從天降下，浮於水面，看看來到王勃船邊。眾人皆驚。只見祥雲影裡，幢幡寶蓋，絳節旌旗，錦衣對對，繡襖攢攢，花帽雙雙，朱衣簇簇，兩行擺開。前面有數口人，皆仙娥玉女，仙衣灼灼，玉珮珊珊。前有一青衣女童，手執碧符，遂呼王勃道：「奉娘娘之命，特來召子。」王勃愕然，問女童道：「娘娘是何人也？」

女童道：「乃掌天下水籍文簿，上仙高貴玉女吳彩鸞便是。今於蓬萊方丈，翠華居止，其內有馬當山水君，舉子文章貫古今，特來請子同往蓬萊方丈，作詞文記，以表蓬萊之佳景。可速往。不可違娘娘之命！」王勃道：「與君人神異途，焉有相召之言？我聞生死分定於天，壽算乃陰府所主，豈有玉女召我作文？何召之有？吾實不從。」道罷，女童道：「君如不去，中源水君必自至矣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一朵烏雲，自東南角上而來，看看至近，到於船邊，從空墜下；就水面之上，見一神人，頭戴黃羅包巾，身穿百花繡袍，手仗除妖七星劍，高聲大叫：「王勃！吾奉蓬萊仙女敕，召汝作文詞，何不往也？況中源水君亦在蓬萊赴會，今眾仙等之久矣。子亦有仙骨之分，昔日你曾廟下題詩，願伴清幽，豈可忘之！」王勃聽言自思：「馬當山中源水君曾言日後遇於海島，豈非前定乎？」遂忻然道：「願從命矣！」神人見說，遂召鬼卒，牽馬來至舟側。王勃甚喜，亦忘深淵，意為平地，乃回身與學士及

滿船之人作別，牽衣出艙，望水面攀鞍上馬。但見烏雲慘慘，黑霧漫漫，雲霄隱隱，滿船之人及宇文鈞學士無不驚駭。回視王勃，不知所在。須臾，霧散雲收，風恬浪靜，滿船之人俱各無事，唯有王勃乃作神仙去矣！

從來才子是神仙，風送南昌豈偶然。

賦就滕王高閣句，便隨仙仗伴中源。